

著作者说

文学的摆渡无处不在

闲闲书话

交叉阅读

□季进

这本小书收录了我这些年关于海外学界的一些学术札记或记人之文，话题都离不开中国文学的摆渡与传播，于是命名为《文学的摆渡》。

所收文章粗分为四辑。第一辑围绕夏志清、夏济安兄弟而展开，《历史时空中的日常生活书信》《落日故人情》《夏济安，一个失败的浪漫主义圣徒》《夏氏书信中的普实克》等都是整理编注夏氏兄弟书信集而衍生的副产品，《夏志清的博士论文及其他》《“抒情传统”视域下的〈中国现代小说史〉》等则是对夏志清、夏济安学术脉络的追溯。第二辑是一些重要的海外学术著作的阅读札记，包括了金介甫、王德威、张英进、顾彬、韩倚松、叶凯蒂等人的著作，希望在评述中能有所对话。第三辑则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个案讨论与理论反思，《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》和《文学的摆渡》两篇记录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些思考，特别是《文学的摆渡》这篇，原本是为《南方文坛》“译介与研究”栏目写下的“主持人语”，日积月累，竟然也有数万字之多，零零碎碎，不成体系，却让



《文学的摆渡》
季进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我有机会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方面面的问题略陈浅见，而《解密》《尘埃落定》《高兴》等作品海外传播的个案分析，或许可以与这些理论反思加以对读。第四辑的几篇都是写人之文，一是宇文所安教授荣休庆典的侧记，一是李欧梵老师印象记，一是韩南教授的纪念之文，它们与第一辑中的《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》一样，都是对海外学术大家的简单素描。这些文章或学术或八卦，或严肃或轻松，或考证或阐释，

或纪实或抒情，不敢说其中有什么采铜于山、孤明先发的远见，读者诸君若能从中感受到些许如雨中荧焰、明灭闪烁的见识，那就余愿足矣。

文学的世界幽微精妙，秘响旁通，文学的摆渡无处不在。一方面，文学的摆渡本来就是主客交互的显影和折射，人世间种种精彩与不堪尽在其中。夏氏兄弟借着蝇头小字，诉说衷肠，品评人事，这些日常的书写使他们可以各自坚守，渡过人生无数黑暗的道口。他们以文字的书写来摆渡现实的困顿，甚至面对历史的风暴，摆渡于是成为改天换地时代里无依无靠者最后的依靠。当年夏志清远渡重洋，以为只是不经意的时空地理上的一次摆渡，谁能想到后来大半辈子都只能借着文字不断摆渡回梦中的母国，借着文字的批评或赞誉，把学术和生活紧紧地纠合在一起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文学的烟波浩渺，繁华三千，也需要无数的文学摆渡者，从作家到学者，从文本到理论，从译者到编辑，从讲堂到民间，构成了环环相扣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文学摆渡，把中国文学传播向世界。这样的文学摆渡，其实已经不是线性的轨迹，而在一定程度

上呈现出内爆的景观。我们无法再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“世界之外”的孤立存在。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，意味着需要透过各种变化的关系来理解中国，也理解文学。中国文学从中国到世界的摆渡，不是简单的方向选择或格局提升，而是将自身再问题化。离开原地，往返于路途，探求认同，摆渡意味着应该在运动和流变中来看待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大问题。摆渡并无定向，它只是不断地唤起问题，让我们或面对他人，或直面自己，或理解历史，或迎接挑战，凡此种种，形塑了文学的伟大或渺小，幽暗或光明。

我们吟诵“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”，期盼“海上明月共潮生”的盛景，这可能也是文学摆渡的理想境界。可是，今日的月光又有多少旧时月色呢？大概也只能感慨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显然，文学的摆渡并不总是一帆风顺、凯歌高奏，而更多的是将中国文学联通到无限的可能性，中国与世界，进步与落伍，前卫与传统，摆渡使文学的景观变得不是那么非黑即白，而是日趋复杂和丰富，见证了一个内爆和分裂的世界。

□王淼

法国作家安妮·弗朗索瓦是一位妙人，她生平种种与书结缘的趣事暂且不提，她平时读书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欣喜的特点——她喜欢交叉阅读。

所谓“交叉阅读”，就是把几本书放在一起，在一定的时间内轮换着看——翻翻这本，放下；翻翻那本，放下；每本都读不了几页，每本都恋恋难舍。涉及的书籍则多种多样，甚至称得上五花八门：小说、散文、可；历史、哲学，亦无不可；乃至天文、地理、动物、植物……但凡内容新奇好玩，装帧新颖漂亮，或者久觅难得的旧籍，或者刚刚入手的新书，都不妨摆在床头，细细摩挲，慢慢翻阅。明明知道读不了那么多，却依然要把它们带上床，虽然都是浅尝即止，却也深得“无事乱翻书”之妙。

当然，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交叉阅读，他们认为读书要专心致志，一心不可二用。比如曾国藩，他就一再强调“读书不二”。他说：“一书未读完，断不看他书，东翻西阅，都是徇外为人。”意思是东翻西阅的读者，做人无恒，见异思迁，很难做出一番成就。曾国藩说的或许不无道理，却与交叉阅读并不矛盾。交叉阅读其实是一种休闲式的阅读，说白了既是一种阅读方式，也是一种恋物的表现。而“读书不二”固然是一种读书的境界，但一旦有了闲心闲情，又何妨把读书当做一种消遣，把翻书当做一种娱乐呢？

林语堂先生言及读书的快乐，这样说道：“或在暮春之夕，与你们的爱人，携手同行，共到野外读《离骚》，或在风雪之夜，靠炉围坐，佳茗一壶，淡巴菰一盒，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横陈于沙发之上，然后随意所之，取而读之，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。”林先生所说的正是交叉阅读，他的体会，可谓深得读书三昧。

我喜欢在雨雪之夜交叉阅读，此时既无杂事缠身，又不想正襟危坐地读书。于是从书房里挑选出几种新书旧籍——都是一些平时想读却没有读过的书，把它们带进卧室，放置于床头——左边放张岱和明清野史，右边放名人日记和二战史，有时手捧一本读着入迷，不自觉地冷落了另外几本。却也无妨，一个美妙的晚上就在不知不觉中消磨过去。

灯影书香

耀眼的斑斓

□王力丽

《斑斓志》的“斑斓”二字用得绝妙，苏东坡的文章风格斑斓、内容斑斓、言辞斑斓，他的兴趣爱好、脾气性格，直至他的人生，都是斑斓的。

苏东坡是一个真正的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。“为官的时候，身为大儒；在民间访求的时候，却常常专注于佛理；当退野保全的时候，又对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”好奇、天真，不乏孩子气，“对人做事有无限的兴趣、无尽的探究心”，对一切新鲜事物抱有极大好奇心。真性情，率直，一生都在探求，一再拓展认识和实验的边界。总在寻找“别一境界”，遇到新事物，他就兴奋乃至亲近，如冒死吃河豚，自酿蜜酒喝到拉肚子。从自然到人生，着迷并且沉浸，创造接着尝试，以至探究到底。做汤写出《菜羹赋》，



《斑斓志》

张炜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为吃写出《老饕赋》，对苏东坡的美食家身份，我们都津津乐道，其实，他是一个杂家。不读《斑斓志》，还真不知道苏东坡居然研

制牙粉，有“苏轼牙粉”和“苏轼刷牙法”，他揣摩画作，琢磨造酒，研究炼丹，研制精墨，专于烹饪和医药，自配解疫秘方“圣散子”，好种植，设计住所，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历史上首座官办医院。你还能想到他有不会做、不能做的吗？亲力亲为，精心探究，如果授予称号，他是医药专家、建筑专家、水利专家、园艺专家、书法专家、茶道专家、烹饪专家。“他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宗教、绘画、艺术，甚至在美食，在其他诸多领域，都是不可复现的卓越。”“一个生命的奇观，一个天地之间的大悟者，一个人生的高蹈派，一个事无巨细的亲历者。”

“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苏东坡当然分得清敌我，拎得清是非好坏，但以仁者之性，与人交往一贯的包容理解和善意，他会以善良柔软之心对

待他人，上上下下，一视同仁。这是我的解读，作者张炜看得更深更透，从人性的变化到对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。

苏东坡喜欢饮酒，写诗吟唱，因为他仰慕的陶渊明经常醉卧东篱下，享受田园生活的闲适自在。“醉与醒”一章写苏东坡喝酒，感受美酒在唇齿间流动带来的安慰和畅美，更是感受自由的味道。“他喜欢自己醉酒，更喜欢看别人醉倒的样子。”“醉的诱惑对许多天才人物都是很大的。因为迷醉是进入另一境界的入口。”是非忧乐都可忘却，醉醒醒醉，终而还是醉而复醒，“最终还是作为一个醒者，一个行动者的面貌，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美。”

看完《斑斓志》，让我眼花缭乱，也让我陶醉沉迷，进一步拓宽了了解苏东坡的宽度，更是对苏东坡的理解有了深度。斑斓得耀眼愉悦，斑斓得发人深省。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齐鲁晚报

低碳生活

绿建未来

